

2015年8月《三体》获“雨果奖”以来——

十年“科幻热”彰显文化的力量

杨国梁

坚持“两创”
关注新时代文艺

科幻繁荣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反映，科幻的可见价值在产业，更大的无形价值在精神。经由10年来中国科幻的突飞猛进，我们可以管窥文化之于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巨大能量

2015年8月，刘慈欣小说《三体》获第七十三届世界科幻大会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一朝成名天下闻。10年间，“三体宇宙”已经成为全球《三体》读者和科幻爱好者的共同家园，更在中国引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科幻热”——

中国科幻创作出版数量屡创新高，科幻影视、游戏、动漫作品持续引发讨论，文化出海成绩斐然；奖会活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023年四川成都举办了第八十一届世界科幻大会；科幻也受到教育界广泛重视，科幻作品进入人教版语文教材，纳入教育部《中小学学生阅读指导目录》，被视为培养科学兴趣、陶冶文学情操、提升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手段；创作的壮大、传

播的广泛和产业的崛起，源源不断地培育了一大批各年龄层科幻迷、科学迷。

科幻伴随着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而生。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应用更是穷尽所能，在给人们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的同时，也带给人们完全不同于农耕时代的个体和群体感受。科幻通过想象（准确地说是逻辑推演）超越现实，通过预测科技未来满足当下人们的求知欲和精神追寻。因此，科幻虽然名字中有“幻”，本质仍是描述、思考、回答科技带来的现实影响。科幻小说虽然写的不是现实题材，却始终

是现实主义的。中国科幻兴盛的根源在中国式现代化。科幻繁荣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反映，科幻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新文化形态。今天，中国已经是科技创新最活跃、科技对生活渗透最广泛深入的国家之一，也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这为科幻文化发展提供了环境与条件，孕育了对科幻文化的巨大需求，也为科幻文化的丰富呈现提供了可能。

当下对科幻的讨论已经非常热烈，这也是科技与社会生活深入交融带来的必然文化现象。经由10年来中国科幻的突飞猛进，我们可以管窥文化之于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巨大能量。

科幻的可见价值在产业，更大的无形价值在精神。当前科幻热产生的重要动力是科幻蕴藏的巨大产业价值。据统计，在全球影史票房纪录前50部电影中，科幻

奇幻类占了近2/3。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市场经济时代，文化的产业价值并非只体现为经济效益，而是以各种实体或虚拟数字产品的方式存在于生活中，深层次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和行为逻辑。一种文化的产业规模越大，其影响力也越强，科幻文化正凭借强大的“产业力”和充满惊奇感的“想象力”，以无处不在的流行文化产品和全球性市场，成为传播世界、人生观、价值观的沉浸式载体，通过未来故事的讲述行使“未来定义权”，不但激发本民族的文化自信自强，更深刻影响着各国人民对当下世界和文明发展的认知。

科幻多维度推动社会科技发展进步。科幻对提升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和探索欲的作用已毋庸赘言，许多科学家和企业都是资深科幻迷，科幻作家也可以在前沿科技发展应用方面充当顾问。但科幻对科技发展的推动并不局限于这种直接作用，它还在潜移默化中消解人们的科技焦虑。当未知成为日常，未来既包含了科技便利的期待，也有对不确定性的担忧。一个反常识的事实是，人们并不总是欢迎科技发展，反而会因其导致的社会变革产生焦虑、恐惧和抵触。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本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便回应了对电的恐惧，文中的“怪物”随着时代变化也可能是核能、基因编辑或人工智能。与旱涝、地震、战争等“可视”的灾难不同，科幻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更加不可确知。科技作品正是用一次次对科技影响的书写来消解焦虑，为科技发展提供正向舆论环

境，这一点在今天回答青少年对AI时代的诸多困惑、树立对未来的信心时尤为重要。对科技影响下的未来世界进行“思想实验”并提供解决思路，正是科幻小说试图完成的使命。可以说，科幻文化通过预见、预演各种可能实现了人们对未来时代的“软着陆”。

科幻是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科幻小说作为面向未来的文化，似乎和文化传统没有多少关联，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一直以来，美国文化靠“三片”（芯片、薯片和大片）影响世界，其中，科幻是“大片”的主要类型之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随着从乡土中国到城镇中国的蜕变，传统农耕文化也必然向城市文化转型。这就需要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进行活态传承传播，科幻恰恰能够为传统文化提供新的演绎背景和新的故事载体。电影《流浪地球》中的家国情怀、家园意识等，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展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科幻文化作为科学与文艺的结晶，作为极具超越性的世界文化，有责任也有能力承担起独特而重要的文化使命，通过传承创新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未来故事，为建设文化强国、科技强国贡献力量。（作者为《科幻世界》杂志主编）

锐见

文学传播不能只靠话题营销

霍艳

文学界近来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一方面，文学图书销量下滑；另一方面，又屡屡有作品火爆市场，仅这几个月里就出现多次热销事件——刘慈欣获奖作品《三体》销量超40万册，邓紫棋科幻小说《启示录》预售首日销量20万册，韩红诗集《我与蒙面诗人》5000册签名版3秒内被抢空。

这些热销文学都具备一定的“卖点”，即能够吸引消费者、促成购买的核心优势或独特价值。比如，《三体》作者刘慈欣广为流传的获奖感言提前锁定了读者好感：自幼热爱文学的他在女友陪伴下坚持创作，当文学梦想终于实现时，女友却因病离世，一句“越过山丘却发现无人等候”让无数网友动容。再如，歌手、明星跨界写诗写科幻，其身份具有号召力，容易带动从粉丝到读者的受众迁移。

出版方利用这些卖点做足营销，本也无可厚非。当下娱乐形式多种多样，文学图书要想突出重围，确实需要更多被看见被讨论的热点。何况，人们对文学的接受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从依赖文学期刊、文学评论、文学奖项或是影视剧改编，变成更多源于网上的讨论热度。“什么人写”“写的是什么”“为什么写”都带有某种话题性，能迅速抓住人们的好奇心，激发阅读兴趣，也能使人和作品产生联结感，愿意通过购买、阅读去满足社交需求。

然而，当人们越来越把文学卖点简化为话题性，甚至盲目追求话题性、追求流量热度时，也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比如，出版资源和市场资源向流量明星、跨界艺人的不断倾斜，热门话题带来同类型作品的批量复制，创作者为迎合话题、制造话题而进行的功利性书写，以及可以想见的，一些作品速成速朽，火过之后便销声匿迹，如过眼云烟。

事实上，文学作品不仅有外部卖点，在其内部同样有着各种看点，比如题材的特殊、语言的精妙、思想的深邃、形式的新颖、对时代的深刻洞察等。二者区别在于，外部卖点能迅速形成某种讨论氛围、促成消费，却很容易消散；内部看点接受起来比较漫长，但它是一部文学作品的独特价值，决定了文学的生命力能否长久。如黎紫书的长篇小说《流俗地》，2021年刚推出时并没有什么话题营销，但在细水长流中逐渐形成读者口碑，影响力持续发酵，4年来不断加印，仅今年上半年就在不声不响中加印了7万册，成为稳扎稳打的长销书。“我觉得我的水平还配不上这么大的流量。这么多读者来找我签名，并不是因为我的书写得多好，是因为我自己成了一个符号。”这是青年写作者刘慈欣面对作品热销时的清醒。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传播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文学也不例外，需要在作品与读者之间搭建更多样的桥梁。话题、事件、流量、明星，这些可以让文学更快被看见，但看见之后要兑现的是阅读，质量是否配得上流量，最终要靠作品质地来回答。让一部作品打动人心、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深刻印记的，不是那些华丽的营销标签，而是字里行间闪耀着价值光芒，是对世道人心与审美风尚的深刻影响。（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跨文化语境里的成长之路

读长篇科幻小说《山那边是云》

顾同林

新作速评

继长篇小说《百川东到海》之后，作家邱欣时隔几年又推出长篇新作《山那边是云》。作品构思精巧，不落俗套，尤其醒目是三位女性人物形象。供职于国际文化机构总部的黄小、陈洛迪，与因跨国婚姻而走出贵州的侗族女子素瓦，三人结识于瑞士洛桑，徐徐展开各自坚韧、奋斗、蜕变的人生。生活在他乡，人生理想也并不相似，但人物都性格饱满、形象立体，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小说一个鲜明的特征是跨越地域和文化，在“走向世界”中将故事和人物带入崭新时空。因为人物的工作缘故，中国、瑞士、法国、德国、加纳等地自然而然进入读者视野，国际机构的内部运作、不同国籍员工之间的沟通交流、频繁往返于欧各国的空中旅行等，也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新鲜经验。人物在语言与文化的碰撞中，实现着情感与理念的沟通。作者注重心理剖析，很多章节都有丰富细腻的心理描写。物理时空和心理时空的交错、翻转与多变，展示作者驾驭此类题材的能力和才情。

无论是黄小小从小职员到在机构中独当一面的历练，还是素瓦从卖饺子维持生计到在国际文旅行业大展身手、助力侗族大歌走出国门的蜕变，作品在扎实的叙事中描摹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多线索并进的写法，让人物的性格与命运相互映照，随着情节的推进，她们也从对外在世界的追寻，慢慢转向对内自我的探索。

小说选择贵州黎平、瑞士洛桑作为故事发生地，显然是有意为之。二者的山地景观，成为作品审美特征的重要来源。两个地方虽然隔着遥远山海，但在自然地理、人居环境、区位优势等方面有相似之处，所构成的对话关系形成很有意味的对照。小说对贵州的自然山水和人文底蕴着墨甚多，无论是绿色、天然的生态环境，还是以侗寨、侗族大歌为代表的特色非遗，都面临着保护和传承发展的课题，而这正是包括主人公在内的一代青年可以发挥才干的地方。

正如小说题目所隐喻的那样，山是现实是生存，云是理想是精神，山是扎根大地的厚重坚韧，云是朝向梦想的飞翔超越，山与云的意象因为交错而更加开阔。在国际舞台上闯荡过、风光过的主人公最后回到了贵州，这一选择也暗含着回归平淡、追求内心圆满的人生之思。随着人物返回乡土，以新的眼光看待乡土，作品中脱贫攻坚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感也呼之欲出。

《山那边是云》的笔调是抒情而婉约的，作家不仅讲述了中西文化交汇中的精彩故事，也站在了跨文化的高度重新审视人的自我成长。从中国走向世界，从世界回到贵州，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移动，更是对诗意栖居的精神追觅。（作者为贵州师范大学教授）

电视剧《浴血荣光》——

唱响建军大业的青春战歌

胡祥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浴血荣光》在荧屏热播。作品紧紧聚焦从1927年南昌起义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这8年间的革命历程，在视野宏大、叙事细腻的形象中，彰显英雄刚毅、豪迈澎湃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浴血荣光》开篇叙事紧凑，从徐特立与徐笃本父子在长沙火车站的生死诀别起笔，还原了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白色恐怖，继而引出毛泽东同志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痛陈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共产党人的罪行……寥寥数笔，交代出武装反抗的紧迫性，一味地妥协甚至投降只能换来无情的杀戮。紧接着，作品详细展现了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指挥南昌起义的过程，梳理共产党人为何要反抗的历史逻辑。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完这一枪之后又发生了什么？这是《浴血荣光》着重表现的纵深。作品紧扣建军历史与建军路线，二者可谓一显一隐，文武相彰。作品不是简单罗列历史事件，而是高度提炼，繁简相宜。比如对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就交代得非常细致，引出党领导军队这一重要原则的必要性，也让普通士兵明白了为何打仗、为谁打仗的根本问题，而同时期的蒋介石、白崇禧、唐生智等国民党军阀则勾心斗角、相互倾轧，高下立判。在随后井冈山会师、转战赣南闽西以及五次反“围剿”中，凡是实事求是地遵循了毛泽东提出的军事路线，人民军队就能绝处逢生，而不切实际盲动则往往危险

至极，军事路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浴血荣光》通过生活化、情感化的叙事，让革命领袖和将领们的形象可亲可敬。比如，何挺颖牺牲后，毛泽东在雪夜脱下自己的棉衣为他穿上，现场的战士与百姓无不动容；再如朱德与陈毅两人为了给一双布鞋反复推来推去，都想让给对方穿的场景，让人既感动又敬佩。作品中，既有革命领袖在血与火的淬炼中日渐成熟的雄才大略，还有卢德铭、王尔琢、陈树湘、林家兄弟这些年轻的革命者用生命书写的英雄颂歌。新的历史发现与新的细节再现，让观众产生强烈冲动，年轻的网友将这部剧称作“青春战歌”。

影像风格是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重要组成。在《浴血荣光》中，陈力导演延续了其真实厚重、沉郁激越的影像风格，让影像深度参与叙事。比如，标志性的战争大场面依然气势磅礴壮阔，不论是南昌起义的城市暴动，还是三河坝阻击战、井冈山丛林游击战，战斗场面都震撼人心；毛泽东在湖南兵工厂和工农兄弟一起搬造武器，背景里钢铁熔炉红光四射，充满油画般的力量感和造型感，也寓意人民军队就诞生于工农之中。另一方面，关于家的影像则充满温馨，杨开慧带着三个儿子在巷口与毛泽东依依惜别的场景，裁缝林才一家在一起缝补衣裳、做糖油粑粑的画面，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柔情。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浴血荣光》相比以往同类作品，在叙事视角与美学表达上有所创新，不仅再现了人民军队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历史，更深入挖掘党的建军路线蕴含的人民立场，是融思想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作品。（作者单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



电视剧《浴血荣光》海报。资料图片



本版邮箱：wenyipl@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胡妍妍
版式设计：沈亦伶



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剧照。资料图片

打开西游故事新入口 ——评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

王昕

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改编自2023年引发热议的动画短片《中国奇谭之小妖怪的夏天》。影片同样以《西游记》为母本，拓展了短片中的人物和情节，在西天取经的背景下讲述了一段颇具寓言意味的奇妙旅程。

《西游记》是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故事，历经小说、影视、动画和游戏改编形成的“西游宇宙”，更为当代文艺创作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近年来，改编的重心逐渐转向折射当代社会经验和职场生活的“取经之旅”。如小说《太白金星有点烦》、影视剧《大王别慌张》，主人公都从唐僧师徒变成了其他角色，情节上也对原先“八十一难”的关卡进行重构。《浪浪山小妖怪》正是这一潮流中突出的一部，影片不但将主角的位置留给原先“戏份”很少的配角，还让他们抢在唐僧师徒之前踏上取经之路。

由小猪妖等组成的假冒取经团队，在被迫离开浪浪山后，开始了误打误撞的历程。与《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的江流儿一样，他们先是从说书人那里听说了唐僧师徒长什么样，再模仿他们的形象和行动。在公鸡画师绘制的画像中，观众能够轻易辨认出历代影视、动画改编中的唐僧师徒形象。这一巧妙设定，一方面唤醒了观众对西游改编经典的记忆，另一方面意在说明“取经人”随着时代不断变化。小猪妖们在众多画像中选择了最为奇特的抽象简笔画，寓意着全新的故事开始了。

为了把西游故事讲到观众心坎里，影片为主角们安排了现实感很强的人生经历。他们籍籍无名，也没

有高超技艺傍身，然而，当这群小人物踏上西行之路后，却在接连不断的磨难中领会了取经的真正含义。从和尚赠予他们袈裟，到骗过双狗洞大王，再到帮助北山村村民驱除妖孽并获得“降妖除魔”认证，4个小妖怪在一系列真假成真的行动中，逐渐在“人生境界”上接近了他们假扮的对象。

影片最耐人寻味的部分是小雷音寺段落，假的取经队伍遇上假西天，在身份错位的交锋与相互揭穿后，小妖怪们不得不面对真实的自己。当不再能借用唐僧师徒之名，他们需要决定，是否以真面目继续取经之路。面对黄眉大王的恶行，小妖怪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成功救出被掳走的童男童女。正是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斗争中，小妖怪们不再是简单地模仿齐天大圣的外表，而是以行动与选择诠释了“踏平坎坷成大道”的精神。

通过这一情节，影片重新定义了“取经”。它不再是宿命式的任务、只有天赋异禀的人才能追寻，而是每个普通人可以踏上的道路、都可以实现的转变。如同游戏《黑神话：悟空》中玩家扮演的“天命人”身份，“取经人”不再是唐僧师徒的专属称谓。小妖怪们展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不论身处怎样艰难的困境，都可以“活成我喜欢的样子”。他们的疑惑、挣扎、失败与新生，成为西游故事新的入口，能够引发观众的共情与共鸣。

在这个意义上，《浪浪山小妖怪》不是简单的改编，而是为经典故事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看台人语

“如我在诉”的写照

在国产涉案剧普遍追求强情节、快节奏的创作环境下，剧集《正当防卫》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它不满足于仅仅呈现办案过程，还试图以“正当防卫”为切口，探讨司法理念的进步与人性的复杂。

剧中人物段鸿山从检察官到嫌疑人的身份转变很有深意。他坐在曾经最熟悉的位置对面，成了被告人，为自己的“正当防卫”进行辩护，这正是“如我在诉”的写照——司法者把自己放进当事人的处境中，更能切身感受法与情的关系。在叙事艺术上，3起相隔14年的

案件判决形成镜像结构，共同映照司法理念进步。这样处理既保持了推理剧的悬疑元素，又巧妙融合了正当防卫认定、反家暴等社会议题。特别是对“防卫限度”的情境化再现，用视听语言让观众直观感受到，在命悬一线的危险时刻人们会如何抉择如何行动。该剧用短短15集内容讲清了一个道理：真正的司法正义，需要执法者既保持专业性理性，又具备将心比心的温度。这是法律赢得公众信任的原因，也是司法观念与实践不断进步的体现。（上海市闵行区 陈寒冰）